

把愛散布人間

耶穌會難民服務社的志工生活體驗與神學反省

黃芳佳¹

本文作者在泰緬邊界難民營中，擔任服務志工近兩年的時間，不僅在生活體驗中感受到天主無上的恩寵，更整合了實務與神學反省，為我們帶來了刻骨銘心的分享。這是天主之愛的見證，更是教會在今日世界中的使命——在恩寵中生活，把愛散布人間！

引言

感謝天主的恩賜和耶穌孝女會的派遣，使我有幸於 2015 年 9 月到 2017 年 6 月間，成為耶穌會難民服務社（Jesuit Refugee Service，本文以下簡稱 JRS）的志工，服務因地區戰亂衝突而逃往泰國北部、泰緬邊境的緬甸難民。這是一個比較封閉的難民營，工作人員的出入需要特別的官方許可。原則上，難民不與外界互通往來。只有得到特別的許可，才可以在營地附近指定的地方或村落學習或工作。營地於 1990 年代末期形成，至今已有很多不同的非政府組織（NGO）共同合作，為難民們提供移民、教

¹ 本文作者：黃芳佳修女，現就讀於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教義系。2016 年 12 月 8 日在泰北難民營附近的聖母山誓發聖願，那是每年唯一的一天，難民被許可離營朝聖的節日。

育、醫療、法律、宗教、種植、食品供給、災害預防、心理建設、職業技能培訓、婦女兒童保護等不同形式的服務。難民們的生活逐漸變得豐富而有希望。許多小孩在營裡誕生、成長。父輩們和新生代共同見證了這個緬甸克倫族的民族救恩史。經過這段時期的參與，本文願藉此，把我和他們的相遇、共同生活和相互學習的經驗，分享給更多人。

一、觀察與行動

(一) 耶穌會難民服務社 (JRS) 的機構背景

在經驗分享的開始，不得不先提及這個非常系統化而可愛的耶穌會難民服務社：正是藉著這個服務平臺，我開啓了全新的神奇之旅。

1980年11月14日，當時的耶穌會總會長雅魯培 (Pedro Arrupe) 神父成立了 JRS，目的是接納當時在中國南海面臨海盜和風暴襲擊的南越船民。雅魯培神父希望 JRS 能滿足難民在人性與靈性上的需求。因此，除了要滿足他們所急需的食物和庇護外，也要讓他們受傷的尊嚴得到尊重、聆聽與安慰²。

² 教宗接見耶穌會難民服務社：加強難民兒童教育，「讓慈悲動起來」，收錄於梵蒂岡廣播電台。2018年2月2日取自：
<http://zh.radiovaticana.va/news/2015/11/14/%E6%95%99%E5%AE%97%E6%8E%A5%E8%A7%81%E8%80%B6%E7%A8%A3%E4%BC%9A%E9%9A%BE%E6%B0%91%E6%9C%8D%E5%8A%A1%E7%A4%BE%EF%BC%9A%E5%8A%A0%E5%BC%BA%E9%9A%BE%E6%B0%91%E5%84%BF%E7%AB%A5%E6%95%99%E8%82>

今天，JRS 的救助行動散布在全球十多個地區，在 40 多個國家開展項目。「陪伴難民、為難民服務、保護難民的權利」是 JRS 使命的三個關鍵點³。當今教宗方濟各在 2015 年，即 JRS 成立 35 周年紀念日，接見 JRS 的機構成員，並對他們的工作表示欣賞。教宗說：「你們選擇臨在於有更大需求的地方，正在或剛剛發生過衝突的地區服務，使你們舉世聞名，讓世人知道你們是親近百姓、能夠從百姓身上學會如何更好服務人的人」⁴。

我的工作所在地，屬於 JRS 亞太地區。服務項目的特色主要是難民的陪伴和教育：陪伴針對最有需要的難民；而教育主要是課程計畫設定、師資和領導者的培訓，以及對兒童和青年的學術及品德教育。我們位於泰國北部的工作團體一共有十多個員工，來自六個不同的國家。我們分工、通力合作，為了幫助難民增強自信，最大程度地發揮他們與生俱來的潛能，讓他們有能力保護他們個人和團體應有的權利。

（二）泰緬邊界的難民營背景

在泰國政府的通融和以聯合國難民署（UNHCR）為首的各非政府組織（NGO）的努力下，來自以克倫族為主的緬甸難民們得以在泰國北部、泰緬邊境的一座山谷紮營定居，並接受各非政

%B2%EF%BC%8C%E2%80%9C%E8%AE%A9%E6%85%88%E6%82%B2%E5%8A%A8%E8%B5%B7%E6%9D%A5%E2%80%9D/1186976 本報導以下簡稱〈教宗接見 JRS〉。

³ JRS, *Mission*. Retrieved 2018/02/12 from <http://en.jrs.net/about?LID=45>

⁴ 〈教宗接見 JRS〉。

府組織提供的多種生活援助。根據 2017 年中旬的資料統計，在我們服務的這個難民營，共有大約 10600 個居民，有百歲的老人和新生的兒童；有定居 20 多年的營地歷史見證者，也有才生活了幾年的新來者⁵。

猶記一位 1996 年來到營地的老奶奶是這樣分享的：那時，爲了逃避地區長期的軍事衝突，他們全家不得不離開家鄉。因爲要長途跋涉、翻山越嶺，還有小孩子要照顧，他們只攜帶極少的生活必需品，包括一個煮飯的鍋子、一個米袋、幾件衣服和毛巾。在旅途中，他們不得不露天住宿，有時糧食不夠，饑寒交迫。終於，他們來到了營地，原本以爲只是待個一兩年，沒想到一待已經是 20 多年。開始時，營裡很荒涼，他們睡在樹下或灌木叢裡。慢慢地，他們開始清理，並搭建了竹棚⁶。以後，在泰國政府的許可下，許多非政府組織的成員進入營地進行援助。於是，婦女們重新開始編織和縫紉的手藝，有的難民利用有限的土地耕種，有的學習烹飪，有的興建竹棚。JRS 則把免費教育帶給了難民營的兒童和青年們。然而，年長者，特別是老人們總有一種葉落歸根的渴望。他們懷念自己的土地、以自己的雙手和辛勞換來的收成、自由的生活。雖然他們對難民營的生活也心懷感恩。

於是，在 2016 年 4 月，他們的盼望迎來了契機——以昂山

⁵ JRS, *Six Months' Report, 2017* (Mae Hong Son: JRS, 2017).

⁶ 參：JRS, *Weaver in Motion: Antonia's Tale*. Retrieved 2018/02/12 from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A1cGqzpkkF0>

素季為首的緬甸民主聯盟開始執政。執政者致力於推動國內各族人民的停戰與和平。儘管這需要漫長的過程、協商和努力，但無疑是一個美好的開始。同年 6 月，昂山素季以緬甸國家顧問的身分訪視了泰國，表示對在泰國的緬甸難民的關注，鼓勵他們自立，並希望泰國政府提供他們工作的機會。泰緬政府決定，本著安全、自願、有尊嚴並持久規劃的原則，推展難民歸國的流程⁷。

聯合國難民署成為這個歸國計畫的首要負責人和中間人。在這個過渡階段，他們要保持與泰國、緬甸政府的溝通，並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合作。這包括一系列的物資和心靈的準備：安全、生計、土地問題、排除地雷和各種社會服務設施等，必須到位。如何幫助難民收集訊息，做自由的抉擇；如何培訓他們，使他們在回國後可以自立生存與發展；在哪裡比較安全，沒有戰亂和地雷；怎樣提供水力和興建房舍；教育程度是否與當地接軌；哪裡可以種植、找到工作；哪裡有學校和醫院；如何與當地居民融合；怎麼回去，提供怎樣的援助，援助持續多久；國民的身分是否會得到認同；如何適應生活的改變等問題，都需要考慮。

在此背景下，每一個 NGO 的參與都具有重要的意義。JRS 的服務重點是通過陪伴的項目，讓難民瞭解更多的訊息、技能的培訓、得到人性的關懷、建立自信和自我生存的能力、建立

⁷ JRS, *Six Months' Report*, 2017.

友愛團結的團體關係。而通過教育的服務、教師的培訓，使營地的領導者和老師可以自己慢慢開始，獨立地經營學校並提高教育水準，努力跟上緬甸國內的教育標準。

正是在這個目標下，我有幸成爲 JRS 的一員，和難民一起，爲他們的理想奮鬥。

（三）服務的生活體驗

1. 協助負責陪伴項目的協調人

我在 JRS 做志工期間，主要是協助負責陪伴項目的協調人，有時也參與教育項目，幫助培訓高中數學或物理老師。在陪伴項目下，我主要從事家庭友誼聯會的召開，對個別有需要的難民進行家庭拜訪、個案轉介、提供物資援助，偶爾也跟隨項目協調人去拜訪在營地看守所的難民，或是在監護所臨時居住的婦女兒童們。最後，把每月的工作記錄歸檔，寫成報告。項目的協調人與我的合作得非常愉快，她是一個非常謙虛、溫和、有耐心又有經驗的長者，我從她那裡學到了很多。

營裡的難民，有很多沒有接受過教育，他們以克倫語溝通，會緬甸語的人並不多。因爲語言的限度，我們在營地的交流主要是英語，並且需要在難民中尋找翻譯。感謝天主的仁慈，儘管翻譯是流動性極大的工作，我們總是在需要的時候，找到善心的難民願意協助我們。

2. 家庭友誼聯會

家庭友誼聯會在營地的 20 個區域輪流舉行，基本是每月每

區一次。每年的年初，我們會對聯會進行評估，瞭解難民關心的主題、他們的優先需求和進行方式。聯會歡迎任何屬於該區的難民自由參加，暢所欲言。本著那份親切感和被尊重的意識，一些足不出戶的老人、攜帶著孩童的婦女，和各區的活躍人士在區域領導的帶領下，自動來參加這個家庭式的友誼聚會。在假期，更有許多青年人加入我們的行列。我們一起分享生活的挑戰、顧慮、喜樂和悲傷；一起做遊戲、帶動唱；一起聽故事、做反省；彼此鼓勵，互通諮詢，對未來懷抱希望。重要的不是學到什麼，而是彼此的臨在和扶持。

有幾位 80~90 多歲的高齡老人常常拄著竹棒來家庭友誼聯會捧場。重點不在他們聽到或學到什麼；他們總是說：「我們不記得聽到了什麼，但我們很想念修女，希望你常常來看望我們」。會議結束時，他們走上前來，和我握手，說一聲謝謝。許多難民並不是天主教徒，但也樂於參加，並和我們成爲朋友。有一次，一位老奶奶在會後握著我的手，用克倫語唱出熟悉的天皇后喜樂的聲調。在那一刻，我感到無比的幸福，也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動我，以更大的熱忱投入這份神聖的使命中。我領悟到，難民是天主恩賜於我的一份特別寶貴的禮物。

3. 家庭拜訪

家庭拜訪是另一項十分有意義的服務。雖然我們不可能解決難民所有的問題、答覆他們所有的需要；有時，除了臨在和認真地聆聽，我感覺一無所能，但藉著他們的分享，我能感受到一份信賴和愛，生命如此被豐富。他們會跟我分享實際的生

活，讓我欣賞他們的勞動所得。

泰北的難民營一年共三季。旱季的開始，每天 4、5 點，許多難民就起身，徒步行走於附近的山林，趕在陽光耀目之前，拾撿林中的落葉。等到裝滿一大籃筐，就把樹葉背回營裡，曬乾後，用竹條把大片的葉子編織起來，修補自己的房屋。有時，也會捐助給營地的學校和教堂。雨季開始前，他們忙著去山裡採蜜。在這裡，可以品嚐到世上最純的蜂蜜，出自最善良淳樸的人民。整個雨季常給營地帶來水災，這使得難民的防範意識逐年增強。他們會自發地提前準備好沙袋，修補坑窪的地帶和有漏洞的房屋。許多人不喜歡雨天，但可以給難民帶來收成。他們會去附近的山地找竹筍、採蘑菇。炒蘑菇的香味和嚼勁，讓人意猶未盡。到了冬季，就相當於我們的秋天，是豐收的時節，田裡的莊稼熟了，收了稻子還可以繼續種玉米。不過，營裡的土地很貧瘠，難民沒有自己的田地；為他們，謀生需要另謀管道。

邊境聯營組織 (the Border Consortium, 簡稱 TBC) 是營地的另一個非政府組織。他們主要負責糧食和建材的調配和發放。因為募捐的籌款年年減少，糧食的配給也跟著減少。到了 2016 和 2017 年，大概難民每個月領受的免費口糧，只足夠全家 20 幾天的生活。學校雖然提供免費教育，但學生尚需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，資助部分學校的建材和老師的微薄收入。這樣，就會有一些生活困難的家庭來向我們求助。

我們聆聽他們的生活挑戰和不易，也提供一些具體的方法

和建議。比如，我們邀請他們參加 ACTED 組織和營地職業技能培訓部聯合開設的培訓課程，包括電腦學習、縫紉、酒店經營管理、電子技術、摩托車修理、烹飪、房屋建築、小型商店經營管理等；或者參加 COERR 組織推動的養殖和種植。等他們掌握一技之長，就可以減少生活的焦慮。

我們也建議他們做生活的規劃，每天合理、平均分配糧食。我們和一些難民一起製作木瓜花生沙拉，或者涼拌麵條、炸土豆、炸紅薯、煮黃豆。起初，提供他們一些原始材料，然後他們帶著成品在營地售賣，慢慢得到一些積蓄。當然，有的難民做的很成功，也足夠應對生活；也有的比較害羞，嘗試不成功就停止了。

營裡的不少居民開始養雞、養豬，但死亡率比較高。我們便請來養殖高手，和他們一起探討怎麼降低動物的死亡率、如何防範疾病。我們也鼓勵接受過教育的家庭主婦去做老師，為營地的教育出力。我仍然記得，一位年輕的婦女，利用我們捐助的布料，修改成合身的衣服；一位年長的大叔收聽著音樂，高興地給我們分享他兒子是電技培訓師，利用自己的技藝，晚上給伸手不見五指的本區域帶來了光明。

4. 協助特殊的家庭

除了生活的分享，我們也會遇到一些特殊的家庭案例。這時，就需要把個案轉介到相關的非政府組織。

通常，許多家庭關心移民的問題。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資料統計，截至 2016 年 5 月，他們已經協助了 15014 位難民從營

地移民到美國、澳大利亞、新西蘭等地。移民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等待過程。隨著歸國計畫的推展、政策的變動，移民的視窗已經越來越小⁸。我們會幫助仍然有希望的難民與聯合國難民署保持聯繫，必要的時候傳遞消息；面對毫無可能和希望的難民，我們則鼓勵他們面對現實，活在當下，發掘自己的能力，開啓新的生活。

有時，我們也會遇到有身心疾病的難民，除了定期的拜訪，我們也把個案轉介給 RESCUE 組織。

總之，因為工作的需要，我們會和幾乎每一個不同的非政府組織有聯繫、溝通與合作。各個 NGO 都會委派代表參加每個月的會議，討論相關的問題，交流資訊和時政。在這個過程中，NGO 彼此之間都增進了友誼。於是，我們會一起組織世界難民日的展會、世界教師節的活動；我們也有每年一度的 NGO 體育節。每次有員工離開，也會舉辦送別會，互贈祝福。

在這裡，彷彿沒有國籍的限定，沒有種族的區分，不受語言的限制，走出小我，真正是跨文化的多元交流與國際合作。這一切的美好經驗，都來自於服務緬甸克倫族難民，讓他們有一個更美好明天的心願。

5. 其他挑戰

服務期間，我們也會遇到窮人中的窮人。不是不願意做，而是真的沒有體力了、生病了、行動不便了。

⁸ JRS, *Six Months' Report*, 2017.

面對難民的各种需要，我們會提供不同的物資援助。每年，耶穌孝女會的達人女中和修會的恩人們會提供一些衣物、文具、書本、雨具等的捐助。我們可敬的修女就把這些捐助分類整理，然後郵寄到 JRS。這樣，在冬季，難民們在寒冷的夜晚可以收到一份溫暖的愛心。

總之，在營地的生活體驗非常豐富。每天會面對一些挑戰，但天主永遠是那麼驚奇，是祂在慢慢陪伴、帶領、扭轉一切。

二、判斷：整合實務與神學反省

（一）機遇與挑戰分析

機遇與挑戰就像一把雙刃劍，一體兩面，總是同時出現，彼此共存。經過這段與難民們相處的日子，我發現難民們主要的挑戰有兩個：一是難民營出現的貧富差距問題；另一是對未知前途的擔憂。

1. 難民營的貧富差距問題

隨著一些難民移民到第一世界國家，在接收國慢慢適應了生活，他們會把部分收入捐給營裡的親戚。這樣，營裡的部分難民慢慢改善了生活，有了自己的小型商店，或是摩托車、二手電視、電腦、手機等。另有部分難民在緬甸國內仍有親戚，這為他們返回家鄉創造了基礎。也有一些難民，他們沒有移民的打算，但把握機會，接受了教育，參加了技能培訓，在營裡找到了工作，或者為各個 NGO 服務，過上了穩定的生活。

然而，難民營中還有一類人是最可憐的，他們無依無靠，也沒有工作，只能接受各個 NGO 的物資或精神援助來維持生活。他們也是最為前途擔憂的人群。這包含了婚姻破碎的家庭、孤獨的老人、酗酒者、輟學生、殘障或智障人士等。

我曾經拜訪過幾個輟學生。有一次，我很努力地試圖說服一個輟學生回去學校。我告訴他知識有多重要、上學有多少好處、畢業之後又有多大的利益和盼望；可惜，我太不現實。那個年輕人很有耐心地聆聽，最後他告訴我：「可是你知道嗎？我每天餓著肚子去上學。我很害羞，怕被同學取笑」，直到那一刻，我才進到他的實境中。是的，父親離開了他們，母親開始酗酒，弟弟很小就輟學，整天跟著母親去山裡工作。房屋破舊已經很久沒有修理了。母親生病時，他需要顧家。當我瞭解了這些，我會感到言語的脆弱；陪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不是一天兩天的物資援助可以解決的。後來，這個個案被轉介到多個 NGO，大家一起合作關懷。所以，我們面對家訪的對象，需要區分他們的需要，優先選擇窮人中最沒有保障的。

我們與他們的來往互動，不是提供他們想要的物資而已，更是一個持續的臨在與陪伴。真正地與難民建立起聆聽、關愛、尊重與信賴的關係。在此關係上，要和他們一起發現他們的潛能，幫助他們參與培訓、發展技能、樹立自信和樂觀的態度、開始獨立的生活。另一方面，也需要維護團結，推動各個家庭在區域領導帶領下的友愛互助；並在學校加強品德教育，使學生能減少相互攀比，懂得分享、同理和尊重。

2. 對未知前途的擔憂

另一個挑戰是對未知前途的擔憂。隨著移民政策的限制緊縮、歸國計畫的推動，許多難民開始擔心；畢竟，面對改變和新生活，人需要很大的勇氣、努力和適應性。不少難民已經適應了營地的生活，回去會怎樣？萬一又有戰爭衝突？他們的內心是矛盾的。有的難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，壓抑著不去分辨；想太多了，心情會更亂。

2016年，我們曾經在每個區域的家庭友誼聯會上，向與會者收集他們對回歸問題的心聲。最後我們發現，綜合這些資料，他們考慮到了安全、社會資源、教育、工作、醫療、身分認同、土地、融合等各方面的挑戰；同時，他們也意識到團結在一起的重要性。

20多年來，許多人見證了營地的發展和變化。這個荒涼貧瘠的地方在他們雙手的改造下，成了一個美好的家園。他們慢慢看到自己的潛能，也知道團隊在一起可以成就更大的事。這樣的意識、精神和自信，是需要在更多難民中推廣的。青年一代在營地成長，他們沒有逃難流亡的經驗，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好奇。他們現在也在接受更好的教育，是充滿活力和希望的一代。

難民警終究只是一個臨時的避難所；對不同時代的難民所要幫助的心理準備，也是不同的。發掘難民的潛能、建樹難民的自信、增強他們的團體意識和友愛互助、培養他們的責任意識、協助他們自由地做選擇和分辨，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。

(二) 神學反省

1. 基督論⁹

根據拉內的象徵基督論，聖父是「原始地擁有必然的神聖本質」，而子的「受生」是聖父將這神聖本質的永恆通傳和「自我表達」，是「說出聖言」。聖言成爲聖父將自己外在化的「真實象徵」。耶穌基督的人性，是降生聖言走出自我，在受造物身上成爲「另一個自我」的真實象徵。而人是按照天主肖像受造，是天主的傑作、耶穌基督的真實代表，也成爲天主對外「自我表達」的合宜中介。因此，所有人與耶穌都有連結：人是耶穌基督的真實標誌，是認識天主的密碼，而耶穌是人的根源、典型和滿全¹⁰。從這個角度而言，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基督性的幅度，都是認識天主的媒介，難民亦然。

若捫心自問，我是否在難民身上看到天主的肖像，認識天主的自我通傳？我發現，即使在難民營裡，還是有一群不受歡迎的人。我想起幾個醉酒的婦女，因爲不顧家又耗盡了錢財，極少有鄰人願意與她們往來；想起智障的青年，終日在營裡徘徊行乞，爲得到二餐的溫飽；也想到一對行動不便的老年夫婦，膝下無子，住在破舊的小屋，還常常受到附近一個患精神疾病

⁹ 拉內的基督論以人爲重點，在其多元進路中，有象徵基督論、進化觀的基督論、超驗基督論和意識基督論。本文以象徵基督論和超驗基督論作爲對難民志工服務的反省。參：胡國楨，《拉內的基督論及神學人觀》（臺北：光啓文化，2004）。

¹⁰ 參：胡淑琴，《卡爾拉內思想中的奧秘教導》（新莊：輔仁大學，2008），155~214頁。

者的石頭襲擊。難道天主的救恩不在她們身上嗎？

耶穌說：「人子來，是爲了尋找並拯救迷失的人」（路十九 10）。祂的自我通傳就在最邊緣、最被排斥的人群中，祂正隱藏在他們中間，召喚我們藉著這群最弱勢者而認出祂，並給予關愛和服侍。當我走近這群可憐的人，我開始瞭解他們每個人生命中曾遭受的創傷。牧者的職責是包紮他們的傷口，不是雪上加霜。醉酒、性生活的混亂，不是短期可以治好的；那些被丈夫拋棄的婦女，面對精神的痛苦和經濟的壓力，找不到出路，對生活看不到希望，她們的消沉應對也影響了她們的子女。

被逼無奈下，孩子們選擇了輟學。但天主並未放棄他們任何一個；基督在他們每一位身上發出吶喊，尋求幫助。他們在承受基督十字架的苦痛。面對痛苦的現實，我們如何去分擔呢？也許我們能做的事不多，但是卻可以以尊重、平等的眼光看他們、聽他們、在他們中間，恢復他們的人性尊嚴。因爲基督爲了我們，曾屈尊就卑，取了奴僕的形體，成爲和我們一樣的人。每一個人，不管他的生活處境或他本身如何糟糕，都是天主救援的對象，都有希望恢復本來的樣貌，因爲我們身上都帶著基督的烙印，是以其樣貌被形塑的天主兒女。人是尊貴的！

此外，根據拉內的超驗基督論，我更是爲這群人感到驕傲！拉內認爲，不管人是否已經認識真神，透過理性的自然啓示，人具有追求真善美的超驗經驗；進而，人對於神聖的奧秘有某種經驗，也具有超驗的渴求。就是說，雖然人不認識神，對神的概念可能不正確或模糊，但在人的內心對未知之神是有盼望

的。這是一種對人性的自我超越的經驗的盼望，就是尋求以無私之愛愛近人；在信賴中接受死亡，相信死亡不是終點；或者懷著盼望面對不可知的未來。

面對人的努力向上之道，拉內認為，天主以不可撤銷的自我給予，在歷史中主動走向人，就是以成為人的具體方式來答覆人的超驗渴求。在此意義下，他成為絕對的救主，就是結合了二性一位的耶穌基督。當人隱含地追尋並肯定為愛而降生，並為我們死而復活的耶穌基督時，其實人已經隱含地在追尋一位絕對的救主，成為匿名的基督徒¹¹。

雖然 JRS 是隸屬於耶穌會的天主教機構組織，但服務的對像是超越宗教的每一位難民。難民中有天主教徒、新教徒、佛教徒、萬靈教徒或者不信教的；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他們在絕望中懷有希望，對未來也有理想和盼望。他們藉著雙手的努力勞作，為理想奮鬥！他們的奮鬥是有成果的。

最初移民美國的青年難民，有部分在那裡接受了教育，適應了生活，也服務當地的 NGO，為幫助新的難民早日適應生活。十幾年後，他們中的幾個以翻譯員的角色，協同 NGO 重返家鄉，拜訪了難民營。也有許多老師放棄更大的賺錢機會，拿著微薄的收入，為營地的教育事業做貢獻。有的青年人心懷遠大的志向，勤奮求學，為了將來學成後，回到營地服務。有的難民開始接受各種技能培訓，在營裡有了小型的經營，開設

¹¹ 參：胡淑琴，《卡爾拉內思想中的奧秘教導》，155~214 頁。

食品店、修理店、雜貨店、服飾店等。

營地在 NGO 的協助下，有了良好的組織管理系統；20 個區域有各自的領導者，關心區域難民的需要，努力建設團體和友愛的協助。JRS 和老師們一起為營地的教育開創了新天地，如今營裡建有一所高中、四所中學和四所小學，還有幾個幼稚園，都分布在不同的區域。在這段超驗的奮鬥歷史中，我可以感受到每一位對美好生命的渴求，也是隱含或明顯地對絕對救主的渴求！

2. 救恩論

人對天主，或者神聖奧秘的這份渴求，從何而來呢？拉內認為，人是聖言的傾聽者。天主在起初，就在人的受造結構中給予人非受造的恩寵——祂的自我通傳，先於人在後天的罪中對天主的拒絕。拉內以位際關係的模型來表達天人關係；從啓示的角度肯定，天主恩寵的自我通傳和拯救普世人類的救恩意願，是恆常普遍的。由於祂的無限性，天主的自我通傳不受局限，整個人類與人類生活的所有向度都被包括在天主恩寵的臨在內。

「天主的自我通傳」在人身上的效果即「人的超性存在基本狀況」：人不論想什麼、做什麼、發展什麼，都常生活在天主的恩寵與計畫內。天主的自我通傳是人之超越性的來源、過程中的動力與最終目的。天主自我給予的恩寵在人生命的起點已存在，是為所有人的，既存在於人受造的核心，也是人自我超越的最終目的。人不斷被天主吸引、走向祂；祂是人絕對的未

來。天主以自我通傳的恩寵開啓人與祂直接來往的通道，人可以懷著信望愛向祂敞開；最終，天主的自我通傳進入人的經驗與意識中，人能感受到恩典，並與神同在，共享永恆的生命¹²。

面對天主救恩的反省，我感受更多的，並不是天主藉著 NGO 給難民的恩寵，而是天主藉著難民給我的恩寵。這份救恩是雙向的。

記得有一次，我和翻譯爬山去家訪，剛好遇到大雨。山上的泥濘頓時阻礙了去路。當我正舉步維艱，猶豫是否要脫去鞋子，赤足踏上黃土征程時，有一位婦女剛巧提水路過：她看到我，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竹棒給了我。我問她怎麼走，她說她已經習慣山路，沒有竹棒也不要緊。

從難民身上可以領受很多。他們自己很節儉，但常常把最好的一份拿出來與我們分享。他們會用簡單的佐料做出一道道美味的佳餚。他們也知道路邊的哪一種草可以治病。他們常常以簡單純樸但喜樂的生活為主作見證，讓我感受到什麼叫做「神貧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」（瑪五3）。

和難民在一起的日子，這種恩寵經驗不斷增加我對天主的認識、渴望和愛，並影響我的生活、我的每一個自由抉擇。我會不斷地向祂開放，即使在困難中，也有動力選擇祂所要的、經驗祂的仁慈，祂便成為我絕對的未來。不但是我、是難民，整個人類也一樣，因著人的超性存在基本狀況，被天主所吸引，

¹² 參：Karl Rahner. *Foundation of Christian Faith*, pp.26~34.

總是有著走向天主的希望和可能，可以獲至永恆的生命。

3. 末世論

如果人的生命終向是榮福直觀，是與天主永遠的結合，死亡不是終結，死後有更好的盼望；那麼，也許末世為我們並不是一個可怕的字眼。

根據拉內的死亡神學，人是在世的精神。人多少有過或至少嚮往過真誠的愛與被愛的經驗；人主動擔負起生活的責任，在勞苦中，有一份選擇擔當的自由；人在精神層面，對未來有一份嚮往。這些精神的體驗已經超越了時間的限制，具有永恆的價值。作為一名基督徒，因著對終極目標的肯定，並在終極目標的光照和引導下，我可以自由地選擇構建生命中的善，實踐個人和團體性的愛，努力和更徹底地承擔義務與責任。

拉內從生命的目的來肯定「現在」；「永恆的生命」已經內在於每個人此生具體的生活經驗中，而死亡是使一切的追求達至決定性的完成，是圓滿的開始。雖然面對死亡是人類精神在痛苦中的一種最徹底的鍛鍊，但身為基督徒最深的幸福，是天主的恩寵支持，憑著聖事的力量和弟兄姐妹的同在陪伴，自由地把一切交託給神，自由地選擇永恆的確定性¹³。

難民營的部分老人們上了年紀，需要開始面對個人的末世問題。一位 80 多歲的獨居老人，每天自己出門砍材、打水，為

¹³ 參：胡淑琴，〈試論死亡在生命中的意義：由海德格及拉內觀點出發〉《神學論集》146 期（2005 冬），587~591 頁。

了做飯生火所需；每月，也需要去領取當月的口糧。隨著年齡的增長，老人的體力漸漸衰弱，開始擔憂未來的生活。團體共在的氣氛，會使她有盼望。有的鄰居和年輕人會幫助她。這樣，在此時此刻，對老人的愛心和陪伴，就是永恆生命的寫照，使人可以懷著盼望，積極面對老年生活甚至死亡。

也有一種死亡，並非自然律使然。一次，一位懷孕婦女在突發的不幸事故中喪失了自己的丈夫。在那段時期，生活為她是黑暗的；但周圍人的幫助，及腹中的嬰孩給了她生命的動力。愛的力量使她慢慢度過難關。如今，她成爲一個區域的負責人，幫助團體的建設。她也生了一個可愛的女兒。她的臉上重新綻放出美麗的笑容。在這微笑中，是一份超驗的幸福感，生生不息，朝向永恆生命的實現。

4. 天主論

人的生活離不開群體，因為創造者本身就是一體三位者。拉內以「自我通傳」來理解天主聖三的內在奧秘和與世界的關係。他認為永恆的天主聖三，等同於救恩歷史中的天主聖三。天主聖三外在的創造、救贖和聖化等表現，等同於天主聖三內在的本質。天主在救世工程中，透過真理和愛情向人流露自己。真理是天主向人啓示的聖言；而愛是從內在賦予人自我超越、開放並回應祂力量的聖神。總之，他所經驗到的聖三的臨在，天主父是終極的、沒有根源的根源；天主子在歷史中協同我們；

聖神是促使我們與聖子結合並邁向終極奧秘的內在動力¹⁴。

天主三位愛我們每一個人，並為我們服務；我們也應當彼此相愛，彼此服務。天主熱愛並關心貧窮弱小者。相信難民都在天主心靈的最深處。我們每個人都肩負使命，不但要照顧發展自己，更要走出自己，深入人群，展現最好的自己，彼此合作，為世界的和平、人與人的和諧做出貢獻。

難民營裡的社會關係網，展現的正是天主三位愛的化工、人類的大同。但最重要的，是在施予和領受中認出天主聖三的面容，並恢復每個人身上天主創造的尊榮！不要想工作人員不是難民，就高人一等。服務是不分彼此的。所給予和領受的是愛，不是物質。世界上最大的貧窮，是不被別人需要；作為志工，我領受到難民的熱情和幫助，是極為重要的。無數次，在營裡迷失了方向，就會遇到善心的難民主動帶領走出困境。天主也藉難民給予我愛的服務。天主三位彼此共融無間，祂願意和我們也共融無間；為此，我們彼此，不分地位、種族、國籍、身分……也應當是共融無間的。

5. 靈修神學

耶穌會的始祖聖依納爵強調在萬事萬物中尋找並找到天

¹⁴ Harvey D. Egan, "The Devout Christian of the Future Will...Be a 'Mystic'. Mysticism and Karl Rahner's Theology", in *Theology and Discovery*,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Rahner, ed. by William Kelly (Milwaukee: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, 1980), pp.139~158, citation in p.141.

主，以及行動中的默觀。在難民營的服務，是天主的邀請，邀請我每天遊走生活在難民群體中，去看、去聽、去感受、去發現祂臨在的足跡和具體的要求。

常常，天主並不要求我做什麼，而只是簡單地認出每一個值得感恩的瞬間。有時，甚至是在困苦中去認識天主的祝福。沙漠、曠野或旅程，為基督徒可以成為很溫馨的與主相遇的地方。而那個最神聖的相遇地，無疑就是人的心靈。當我們敞開心扉，讓天主帶領的時候，我們會經驗一無所缺。

在急難和匱乏中，我的所需往往被藉著意想不到的方式，譬如人事物的出現，而得到解決。在那裡，藏著隱形的天主。平凡的小事、日常的生活，到處都充滿天主的驚奇，但需要心靈的眼睛去覺察。每一天、每一個時辰，都在天主的恩寵計畫中。我們要善用自由，選擇更中悅天主旨意的去行。

三、收穫與評估

經過這段志工的學習鍛鍊，我得到的很多。除了經驗和知識技能的長進外，最大的收穫是價值觀的轉變。我深深體會到難民就像我的恩人一樣，可敬而尊貴。從他們的慷慨大方、簡單易足、善良純樸中，就可以體會到真福。他們的故事和奮鬥，也激發我的鬥志和活力。當然，生活的不易也造成了一些消極負面的影響，比如酗酒、輟學、家暴、失業、無所事事等。

耶穌來，正是為尋找迷失的羊。祂要拯救一切人。所以，面對那些在心理上並不容易接納的亞巴郎的子女，要懷著基督

所懷的心情去接納。天主的自我通傳，是藉著活生生的人。祂的恩寵臨在於每一個人。祂服務一切人。即使在一個最卑微者的身上，也有基督性。所以面對每個人，是把他當作基督去愛。雖然人有不同的身分、地位、性格、貧富之分，每個人都都展現出天主面貌的不同幅度，要學習欣賞。

另一個所得，是對痛苦價值的認同。沒有人生來選擇磨難、自尋苦痛。但生老病死，人生百態，總不在自己的掌握中。許多難民並沒有因為他們的出生卑寒而輕言放棄。他們不懼困難，為自己和家人創造了美好的前程。其實，耶穌是我們的榜樣，祂清貧受苦了一生，也曾遭受迫害、流亡埃及，但祂在父愛內活得平安。

當我們在苦難中，我們並不是孤獨一人。我們有家人、朋友、師長、更有天主的陪伴。耶穌受苦有無限的價值，十字架不是終點。同樣，我們也可以藉著困苦成長，奉獻苦痛，為贏得基督，到達幸福的彼岸。畢竟，「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祂的人，就是那些按祂的旨意蒙召的人，獲得益處」（羅八 28）。

最後，是對團體性的認識。團體本身就是使命。人與人的友愛共融，能夠成就很多事。難民的生活是艱辛的，好在有家的支援、區域家庭的聯結、NGO 之間的合作等。團體的臨在，使難民得到安慰和保障。不但是難民，志工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也會遇到很多挑戰和壓力，需要團體提供目標、策略和支援。選擇一個合適的團體投身是很重要的；團體也需要凝聚力和不斷地建樹。JRS 的全面組織運作，讓我感受到家的溫暖。

結語

如今，由於修會的新派遣，我離開了這個充滿恩寵和祝福的地方。但這份寶貴的經驗，常常給我的新生活帶來動力。每次遇到困難或懼怕，克倫族老奶奶牽著我的手唱聖歌的畫面會重新浮現在眼前。老奶奶的微笑是那麼有力，帶給我排除萬難的勇氣。這讓我想起聖經上那個捐獻兩文錢的窮寡婦，我相信她得到了天主滿溢的祝福。因為儘管她在物質方面非常匱乏，她的心靈卻如此強大。她的精神施予，可以填補一切人的饑渴。我不但是恩惠的領受者，更要分享他們的故事，讓更多人認識他們並施予援手。

此外，精神的連結及心靈的團結，需要祈禱來幫助維持。我會繼續不斷地在祈禱中紀念他們；也請求更多人認識他們，並為他們代禱。

最後，關愛可以借助現代化的傳媒和網路的便利，持續下去，也需要不斷地拓展。在現世受苦的族群各式各樣，多一份關心，就是在減輕耶穌十字架的痛苦。

行動不在多言，就讓你我在平凡的每一天、每一件小事上，與天主相遇，在恩寵中生活，把愛散布人間！